

“最好看的英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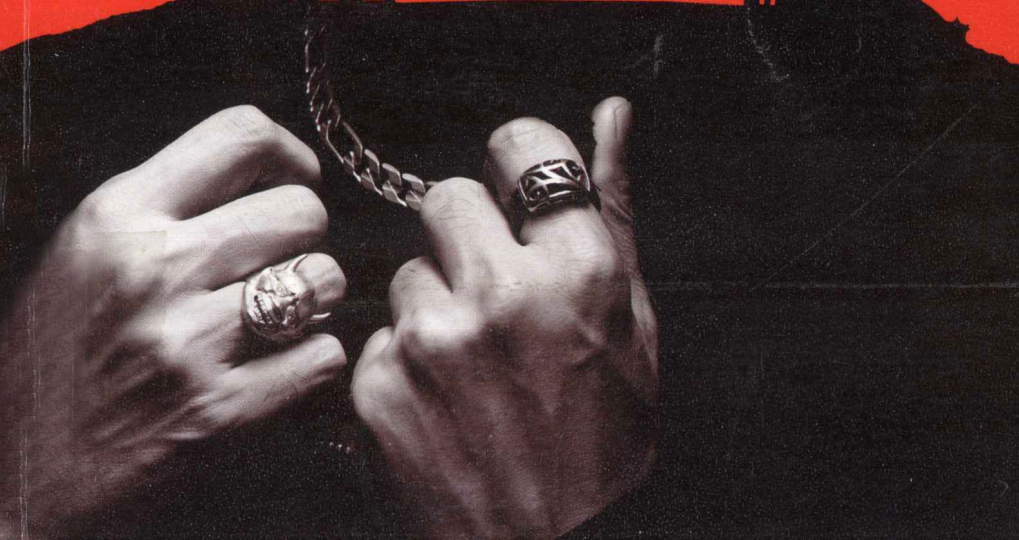
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新创

『犯罪侦探小说』

开山之作

CHRISTINE FALLS BENJAMIN BLACK 堕落的信徒

(爱尔兰)本杰明·布莱克 著
陆剑译 作家出版社



**CHRISTINE
FALLS
BENJAMIN BLACK**
堕落的信徒

(爱尔兰) 本杰明·布莱克 著
陆剑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7-49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的信徒/(爱尔兰)布莱克著;陆剑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5

(世界文学名家名著)

ISBN 978-7-5063-5312-0

I. ①堕… II. ①布…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5966号

CHRISTINE FALLS: A NOVEL by BENJAMIN BLACK (JOHN BANVILLE)
Copyright: © 2006 by BENJAMIN BLA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堕落的信徒

作者:(爱尔兰)本杰明·布莱克

责任编辑:王妍 周茹 翟婧婧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0×205

字数:190千

印张:9.25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312-0

定价:2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杰明·布莱克(Benjamin Black)是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的笔名。班维尔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现居都柏林。班维尔是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更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2005年,凭《海》获得当代英国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Booker Prize);随后,应《纽约时报》之邀,班维尔化身本杰明·布莱克创作“犯罪侦探小说”《狐猴》等,成为当代备受瞩目的犯罪小说作家之一。

陆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系。主要译著有长篇小说《框架三部曲》(《证词》、《幽灵》、《雅典娜》,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著)、《林奇的欢愉》(2007年布克奖得主安·恩莱特著)等。

献给
爱德·维克特

序曲

她很庆幸，即将搭乘的是夜间的邮船，她知道自己无法面对清晨的离别。昨晚的派对上，一位医学系学生找到了一瓶纯酒精，将它和橘子汁互相勾兑，她一下子就喝了两杯。现在，她的口中依旧酸涩，脑门儿里好像有一面鼓在不停地敲打。整个上午她都躺在床上，四肢无力，醉意朦胧却无法入睡。她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哭泣，嘴里塞了块手帕以抑制不断的呜咽声。一想到今天要做的事和要执行的任务，她就害怕。真的，她害怕极了！

她在当莱瑞港口¹的桥墩上走来走去，内心惶惑不安，无法停下脚步。她已将行李放入船舱，然后按照他们的指示在码头等候。她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何要答应这种要求。她已经得到了波士顿的工作，“钱”途无量，但她更怀疑是因为害怕护士长的缘故，当被要求将孩子带在身边时，她害怕得根本无法拒绝。当护士长用最轻柔的语调说话时，听起来最盛气凌人，最具有胁迫意味，让人心生胆怯。“现在，布伦达，”护士长圆睁着凸出的眼睛睨视着她，“我要你仔细考虑考虑，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切都是如此陌生。胃里不断翻滚的恶心、呕吐感，酒精在口中热辣辣的灼伤感，还有她突然意识到的现实：她没有穿护士服，而是穿了粉红色的羊毛套装，看上

1 当莱瑞港口（Dun Laoghaire）：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主要港口之一。

去就像特别为新婚蜜月所添置的行头，然而，接下来的一周她都将在照顾这个婴儿的差事中度过，身旁却不见什么新婚丈夫的踪影。“布伦达，你是个好姑娘，”护士长曾赞许道，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那笑容比怒视更可怕，“愿上帝与你同在。”是的，她的确需要上帝的陪伴，她悲哀地想到：今晚坐船，明天乘火车到南安普敦¹，然后又是五天的海上航程，这又如何？以前她从未跨出国门，除了孩提时代，父亲带着全家去马恩岛²作了一次当天来回的短途旅行。

一辆黑色汽车在拥向邮船的乘客中左突右闪地穿梭，在离她仍有十码远的地方硬生生地停住。一个女人从副驾驶座走了出来，一手提着帆布包，另一个臂弯中是用毯子裹住的襁褓。她已经不年轻了，至少有六十岁，可穿着打扮却好像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一件灰色的外套，一条长及小腿的窄裙，腰带系得紧紧的，腰带下面是微凸的腹部，头上一顶筒状女帽³，帽上的蓝色面纱垂到了鼻端，脚踩细高跟鞋，摇摇晃晃地从石板路上走来，涂着口红的嘴上挂着一抹微笑，眼睛又黑又小，眼神锐利而精明。

“拉特里奇小姐吗？”她问道，“我叫莫兰。”她花哨的口音和她身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虚伪造作，毫无真实性可言。她把帆布包递过来。“孩子的东西都在里面，包括她的出生证明。从南安普敦上岸后，把它们交给事务长。他知道你是谁。”那双黑黑的小眼睛眯成一道缝，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布伦达，“你还好吗？你的脸色看上去很苍白。”

1 南安普敦（Southampton）：英格兰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市镇，临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海湾，面对怀特岛。建立在罗马人与萨克森人居住地的遗址上，长久以来都是一个重要港口，尤其对客轮而言。

2 马恩岛（Isle of Man）：坐落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岛之间，首府是道格拉斯（Douglas）。岛长 33 英里，宽 13 英里，常住人口 7.6 万人。马恩岛自然历史丰富，景色秀美，适合各种年龄和兴趣的游客。

3 筒状女帽：有直立的帽边和扁平帽顶的一种女式小帽。

布伦达回答说没事，只是早上起晚了。莫兰小姐，或者说莫兰太太（管它是什么）扯出一丝淡笑：

“离别酒，呃？”她伸出抱着襁褓的手臂，“给你——不要掉了。”说完，她笑了笑，随即又皱起眉头道：“抱歉！”

襁褓最先给布伦达留下的印象是它的热度：仿佛包在毯子中的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煤炭，只是这块煤炭异常柔软，而且还会动。当她将襁褓靠近胸部时，她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像灵活的鲜鱼般扑腾了一下。“哦。”她微弱地喘了口气，口气中是掩饰不住的惊讶和幸福的慌乱。莫兰又在对她说话，但她充耳不闻。重重包裹的毯子里面有一双水汪汪的小眼睛正定定地注视着她，眼神中是波澜不惊的好奇。她觉得喉咙沉重，隐隐作痛，清晨的泪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谢谢你！”她开口，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说辞，虽然她不知道她在谢谁，为什么要感谢。

叫莫兰的女人耸了耸肩，撇了撇嘴角，挤出一丝笑。“祝你好运！”说完，步履匆促地朝汽车走去，高跟鞋在石板路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她钻进车子，紧紧甩上车门。“好了，任务完成了。”透过挡风玻璃，她观察着布伦达·拉特里奇——依然站在码头上，在她刚刚离开的地方，正凝视着敞开的襁褓，帆布包被遗忘在脚边。“看哪！”她酸酸地嘲讽起来，“真以为自己是圣母玛利亚呢！”司机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发动了引擎。

第一部

让奎克感到荒诞怪异的并不是死者，而是生者。漆黑的午夜过后，当他走进停尸间，看见马拉奇·格里芬时，他情不自禁打了个冷战，脊背发凉、汗毛直立，寒意顺着脊柱往上爬，仿佛带着隐隐的预言性质和那种大祸临头的战栗。马拉奇在奎克的办公室里，坐在书桌前。没有点灯，停尸间里黑压压一片，奎克停下脚步，身边的推车上尽是裹着裹尸布的尸体，他从敞开的门口观察着马拉奇的一举一动。他背对门坐着，戴着钢皮架眼镜，身体前倾，神情专注，伏案书写，台灯映照着他左侧的脸庞，从耳廓开始几乎呈现出发炎似的粉红色光泽。桌上摊了一份打开的卷宗，他正在上面写着什么，执笔的姿势显得那样笨拙僵硬，十分古怪。如果奎克醉得再厉害一点儿的话，他必定会把马拉奇当成陌生人。此情此景勾起了奎克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回忆是如此惊人的清晰，静默肃穆的大厅中端坐着五十个一本正经的学生，那时的马拉奇也像现在这样，坐在课桌前，一丝不苟地书写考试作文，一束阳光不知从何处高高的窗户中洒落下来，斜斜地投射在他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后，他依然拥有海豹般光滑的脑袋，乌黑油亮的头发沿着发线左右分开，小心翼翼地梳理整齐。

察觉到背后的存在感，马拉奇转过脸庞，眯起眼睛在停尸间阴冷的黑暗中探视。奎克稍候片刻，随后向前迈出脚步，有些蹒跚地迈入门口的灯光中。

“奎克，”马拉奇惊呼，如释重负地认出他，恼怒地叹了口气，“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马拉奇身着晚礼服，一反常态地解开纽扣，松开领结，大张着

白色礼服衬衫的领口。奎克暗中摸索口袋中的烟，沉默地打量他，他注意到马拉奇迅速用前臂掩住了卷宗，这个举动又让他想起了学生时代。

“这么晚还在工作？”奎克问道，咧开嘴笑了笑，酒精的作用让他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真妙。

“你在这儿干吗？”马拉奇大声反问，故意忽略奎克的问题。他用指尖推了推湿润鼻梁上的眼镜，惴惴不安，神情紧张。

奎克指了指天花板。“派对，”他解释道，“就在楼上。”

马拉奇故作镇定，重塑他咨询师的威信，傲慢地皱起眉头：“派对？什么派对？”

“布伦达·拉特里奇的欢送会。她是这里的一位护士，就要走了。”

马拉奇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拉特里奇？”

突然间，奎克感到不耐烦了。他问马拉奇有没有香烟，因为他自己一根都没有了，但是马拉奇依然对他的问题置若罔闻。他站了起来，灵巧地扫起卷宗，试图将它藏于腋下。虽然不得不斜着眼睛，但匆匆一瞥还是让奎克瞥到了卷宗封面上用粗大的手写体潦草写下的名字：克里斯汀·佛斯。马拉奇的水笔还落在桌上，一支黑色的派克笔，笔身粗重，富有光泽，黄金笔尖，毋庸置疑，足足二十二克拉，或者更多。马拉奇喜欢这些昂贵的奢侈品，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缺点之一。

“莎拉好吗？”奎克问道。他任凭沉重的身体向一侧滑落，直到肩膀找到门框的支撑。他觉得头晕目眩，昏昏沉沉，一切都在闪烁摇曳，忽隐忽现，摇摇晃晃地向左侧倾斜。他正处于悔恨贪杯的阶段，知道除了苦等酒劲自动消退外别无他法。马拉奇背对着他，将卷宗放入高大灰色档案柜的抽屉里。

“她很好。我们刚参加了骑士团晚会。我叫了出租车送她回去。”

“骑士团？”奎克问道，视线模糊地睁大眼睛。

马拉奇面无表情地扫了奎克一眼，眼镜上的玻璃镜片闪着光。
“圣帕特里克骑士团¹。难道你不知道？”

“噢，想起来了！”奎克附和，看上去似乎在尽量隐忍笑意。“好了，不要说我了。言归正传，你在死人堆里干吗？”

马拉奇的双眼略微外凸，原本已单薄瘦长的身板柔软地向上挺着，仿佛跟随着弄蛇人笛子的节拍。那头油亮光泽的黑发，头发下面平滑顺贴的眉毛，砾石玻璃眼镜后面那双钢蓝色、却早已失去光彩的眼睛，都再一次让奎克感到惊奇。

“我有事要做，”马拉奇开口，“需要检查一下。”

“什么事？”

马拉奇没有回答。他悄然打量着奎克，想知道他到底醉到何种程度，冰冷的宽慰在他眼中一闪即逝。“你该回家了。”

奎克本想就此展开一番争论——停尸间是他的地盘——但突然间，他又对一切失去了兴趣。他耸了耸肩，在马拉奇的注视下，转过身，踉跄迂回地在尸体推车间行进。半途中，他不小心绊了一跤，情急之下，伸出手试图抓住推车一角好稳住身体，白光一闪，嘶地一声，扯到了裹尸布。尼龙湿漉漉、黏乎乎的冰凉触感让他大吃一惊，它带着人类的气息，仿佛苍白的肌肤外裹的一件松松垮垮、冷飕飕、软塌塌的长袍。死者是一位年轻女性：苗条修长，一头金发。她生前相当漂亮动人，但死亡已夺去了她所有的特征，现在的她只不过是一具涂着皂石的雕像，如此原始，如此冷漠。还没翻看系在

1 圣帕特里克骑士团：“最辉煌的圣帕特里克骑士团”（The Most Illustrious Order of St. Patrick）是乔治三世在1783年为表扬对爱尔兰较有影响力的贵族而设立的荣誉制度，其重要性可与英格兰的“最尊贵的嘉德骑士团”（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和苏格兰的“最古老与最尊贵的蓟花骑士团”（Most Ancient and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Thistle）相提并论。该骑士团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作为骑士团教堂，而都柏林城堡中的大厅（今日称为圣帕特里克厅 St. Patrick's Hall）则是昔日骑士们就任时举行仪式与圣帕特里克节时举行宴会的场地。该骑士团第一次就取大典在1783年3月17日于大教堂中举行，最后一次的庆祝会则是在1868年时举行。自从爱尔兰国教会于1871年解散之后，该骑士团就与大教堂脱离了关系，而在爱尔兰独立后，圣帕特里克勋章也跟着被取消了。

她脚趾上的标签，病理学家的直觉已让他隐隐猜到了女尸的姓名。“克里斯汀·佛斯，”他喃喃自语，“你的名字起得真好！”¹ 近距离的仔细观察后，他注意到她前额和太阳穴这里黑色的发根：她死了，并非货真价实的金发尤物。

几小时之后，他醒了过来，蜷缩着身子侧躺在地板上，一种模糊却紧迫的大难临头的感觉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他不记得自己为何会躺在这里，躺在尸体中间。彻骨的寒意阵阵袭来，他手脚冰冷，领带歪斜，感到窒息。他坐起来，清了清嗓子：他到底喝了多少酒？一开始是在麦康纳酒吧，然后是楼上的派对？办公室的门依旧敞开着，昨晚和马拉奇的碰面肯定是一场梦吧？他晃了晃双腿，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头重脚轻的眩晕感立刻将他团团包围，好像上脑壳被彻底地削去了一般。他举起一只手臂，庄重地向尸体们行了一个罗马礼，随后一颠一拐僵硬呆板地走了出去。

暗绿色的走廊墙壁，木质结构和电暖炉外壳都粘着厚厚一层黄色胆汁状的固体，光滑而黏稠，与其说是油漆，还不如说是硬结了胶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前这恢弘壮观的螺旋形楼梯——摄政时期²，这里原是那些寻欢作乐派的俱乐部。奎克在楼梯口停了下来，万分惊讶地听到隐约的狂欢声依然缕缕从五楼飘来。他一脚踏上台阶，一手放于楼梯扶栏，再次停顿下来。初级医生、医科学学生、身材魁梧的护士……不，谢谢，已经够了，况且，年轻人并不想见到他。他沿着走廊往前走，已经预感到宿醉正拿着木槌和火钳在前方等着他。正门入口是高大的双面门，入口旁边是夜间守门人的门房。门房里的无线电正自顾自地播放着“墨迹斑斑”³ 乐团的

1 克里斯汀·佛斯 (Christine Falls)：Christine 来源于 Christian，有“教徒、门徒、基督追随者”的意思，Falls 有“堕落、沉沦”的意思。

2 摄政时期：英国乔治四世 [George IV] 时期 (1811-1820 年)。

3 墨迹斑斑乐团 (The Ink Spots)：1932 年由来自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四个年轻人创建的爵士乐团。

歌曲《说谎即犯罪》。奎克随着旋律哼唱。“说谎就是犯罪”，真是至理名言啊！

当奎克出来走上台阶时，守门人正站在那里，穿着棕色风衣，默默地抽着烟，凝视着都柏林最高法院穹顶后面阴沉的黎明破晓。守门人是个行动敏捷的小个子，戴着眼镜，蒙尘的头发，尖尖的鼻子，鼻尖总是骤然抽搐。黎明时的街道依然一片漆黑，一辆汽车缓缓驶过。“早上好，波特¹。”奎克说道。

守门人笑着回应：

“奎克先生，你知道我的名字不是‘波特’。”那丛丛毛躁的棕发总是从额头开始齐刷刷地往后梳，这种发型让他看上去永远带着焦躁愠怒的猜忌，就像一只整天吹毛求疵爱发脾气的耗子。

“没错，”奎克接着说，“你是守门人，但你不是波特。”最高法院穹顶后面，一团深蓝色的云翳稳稳地升上天际，遮住了太阳的光芒，似乎蕴藏着狰狞阴森的恶意。奎克竖起夹克领子，模模糊糊地寻思：他记得数小时前刚开始举杯痛饮时，他穿了雨衣，现在他的雨衣呢？他的烟盒也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能给我支烟吗？”他问道。

守门人掏出一包烟，“不好意思，奎克先生，我只有忍冬牌香烟²。”

奎克接过烟，弯下腰对准打火机凹陷的火苗，闻到了汽油燃烧时发出的淡淡臭味。他抬头仰望天空，深深地吸入辛辣的苦涩！崭新的一天，肺部最初灼热的感觉，多么美妙的体验！他用手指轻轻弹了弹打火机，盖子“啪”的一声关上了。接下来他不得不连连咳嗽，喉咙中发出痛苦急促的声音。

“上帝啊，波特，”他惊叹，嗓音不停颤动，“你怎么能抽这种玩

1 波特（Porter）：在英语有“守门人、门房”的意思，但也可以是人的姓。

2 忍冬牌香烟（Woodbines）：一种劣质烟草。

意儿？哪天我得让你躺在手术台上，你的肺肯定像烟熏过的咸鱼。”

守门人又笑了笑，勉强的、带着喘息的窃笑。奎克唐突地从他身边走开。当他一步一步走下台阶时，他感到守门人的目光正牢牢地盯着他的背部，眼神中的笑意已荡然无存，隐隐的敌意正显露无遗。然而，他没有察觉到的是另一道忧郁的凝视，从五楼一扇亮着灯的窗户里投射下来，那里人影穿梭，觥筹交错，派对依旧如火如荼。

夏雨绵绵，无声无息地浸润着梅瑞恩广场¹上的绿树。奎克紧紧挨着围栏，仿佛它们能够提供庇护似的。他步履匆促，急急忙忙地往前赶，夹克的翻领牢牢地贴着喉咙。对于上班族来说，现在为时尚早，宽阔的街道荒凉而冷清，甚至连辆车的影子都没有，如果不是这雨，他能够一眼望到胡椒罐教堂²。站在路的这头，远远地望去，越过于干净而破旧的芒特北路，教堂总能和大街构成微微的斜交角。烟囱鳞次栉比地拔地而起，其中一些正吐着浓烟。夏日将尽，空气中已有些许初生的凉意。谁这么早就生起了火呢？拂晓之前，是不是还有女帮厨从地下室中费力地拖出煤斗呢？他凝视着那些高高的窗户，想象着那些阴暗的房间，人们在房间里悠悠转醒，打着呵欠，起床准备早餐，或者只是翻个身，在潮湿、温暖的被窝中再睡半小时。某个夏日的清晨，他也像现在这样经过这里，隐约听到了从某扇窗户里传出的女人尖叫声，那尖叫凌空而落，传入他的耳膜。那一刻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自怜感刺穿了他，在人们还未开始新的一天前，他已一个人踽踽独行。这种感觉如此刺骨、如此痛苦，却又绽放出隐秘的愉悦之花，因为暗地里，奎克将孤独作为某种特

1 梅瑞恩广场（Merrion Square），是都柏林最大、最漂亮的乔治风格的广场之一，广场的中央公园里有著名的躺在石头上的王尔德铜像。

2 胡椒罐教堂（Pepper Canister Church）也被称为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是都柏林著名的教堂之一，位于芒特北路（Upper Mount Street）。

立独行的标志。

房子的走廊中依旧弥漫着跟以往一样的气息，他从来无法辨认出这种气息，陈旧的、倦怠的、来自童年的气息，如果“童年”这个词能够确切地描述他最初遭受痛苦的那十年生活的话。他的脚步沉重，缓慢艰难地踏上楼梯台阶，就像登上绞刑架的罪犯，湿透的鞋子在脚下嘎吱作响。到达二楼的转角时，他听到楼下大厅中一扇门开了。他停下脚步，叹了口气。

“昨晚又是可怕的吵闹声，”普尔先生大声谴责，“一晚上都没合眼。”奎克转过身。普尔先生侧身嵌在公寓半开的门口，既没有出来也没有进去的意思，还是那习以为常的架势，神情一会儿挑衅好斗，一会儿胆怯犹豫。他真是只早起的鸟儿，或者说他从来不睡。他穿了件无袖罩衫，系了个蝶形领结，一条布满折痕的斜纹长裤，一双灰色室内拖鞋。奎克总觉得他像那些不列颠之战影片中战斗机飞行员的父亲，更确切地说，像飞行员女朋友的父亲。

“早上好，普尔先生。”奎克的语气礼貌而疏远。以往，普尔先生总是他获得片刻放松的源泉，但今天清晨，奎克心情并不轻松。

普尔海鸥般苍白的眼神中闪过怨恨的光芒，反复摩挲着下颌。

“整个晚上都没消停过，”他又愤愤不平地抱怨。除了奎克四楼的租房外，其他公寓都空置着，但是普尔依旧经常抱怨夜里的噪声。“砰——砰——砰——可怕的巨响！”

奎克点了点头。“太可怕了。幸亏我在外面。”

普尔朝身后看了看，又盯住奎克。“是我太太，她非常介意，”他低声解释，“不是我。”呵！新花样来啦！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普尔太太身材矮小，瞪起人来的眼神总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受到了惊吓。然而，奎克知道一个事实，普尔太太是彻头彻尾的聋子。“我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不满意度。我需要看到实际行动，我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你做得很好。”